

## 古人笔下的清供雅趣

文/徐升

“雅节和谭敲响玉,清供佐酒剪芹芽。”清供,即在斋室或桌案摆置的器物,可娱目,可赏心,可怡情养性,自古以来颇受文人喜爱。在案头这一方小小天地中,古人们随心构思,造就了灵活多变、包容万象的清供艺术,彰显着东方传统美学的极致浪漫。

清供之趣,不拘于时。古人撷取四季物候之精华,将寻常年月点缀得趣味盎然,活色生香。清供分为“有名之供”和“无名之供”。“有名之供”是重大节日时的应景之作,譬如新年时的“岁朝清供”,意在顺时应节,迎春祈福。清代画家杨晋绘制的《岁朝清供》图正是冬日供花之典范:画中黄铜胆瓶内插有蜡梅、松枝、天竺果各一,疏落有致,气韵高洁。试想,隆冬之际,天寒雪重,案前小坐,闲对清供,只觉窗外雪色透亮,映得瓶花愈发鲜妍;蜡梅明黄如嫩玉,松枝青翠可人,天竺果鲜红欲滴,兼有幽香盈室,真可谓“清极不知寒”。“无名之供”则更自由随心,兴之所至,即可成趣。“五月凉阴千亩竹,六时清供一瓯茶。”明代学者秦旭嗜茶,于他而言,一瓯清茶就足以作四季之供。案头清供,是似水流年里的一抹清欢,寄寓着古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

清供之趣,不拘于物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提出了室内陈设应当“贵活变”的原则,可见清供艺术丰俭由人,奇珍异玩或寻常器物皆可充当陈设,并由此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意趣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回,宝玉派晴雯给探春送鲜荔枝,特意嘱咐要用缂丝白玛瑙碟子作配,足见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富贵。相比之下,唐朝诗人杜甫对清供器皿的审美要更接地气。漂泊初定,

暂居草堂,此时在杜甫眼中,就连寻常瓷碗也变得格外可爱:“大邑烧瓷轻且坚,扣如哀玉锦城传。君家白碗胜霜雪,急送茅斋也可怜。”从友人处乞得的白瓷碗虽然质朴无华,却折射出杜甫对重建家园的希冀,蕴含着随遇而安的乐观与坚韧,这正是他所崇尚的人生哲学。

清供之趣,不拘于人。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曾写道,“瓶中插花,盆中养石,虽是寻常供具,实关幽人性情,若非得趣,各种布置,何能生致”。清供隐藏着创作者的内心世界,不同心性的人物所偏好的清供风格也大相径庭。以《红楼梦》为例,黛玉才情出众,因而潇湘馆笔砚齐备,书籍满架,“竟比那上好的书房还好”;探春豪迈豁达,于是秋爽斋多设字画真迹、瓶花古玩,疏朗大气且不失高雅;宝钗内心高洁超脱,蘅芜苑便素净如雪洞,“一色玩器全无,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,并两部书,茶套茶杯而已”。贾母见了,叫鸳鸯记得找出“石头盆景儿”“纱桌屏”“墨烟冻石鼎”与“水墨字画白绫帐子”替宝钗布置房间。即便年事已高,贾母却依旧独具慧眼,她的内心始终是一个鲜活有趣的女儿。

清供兼具插花、品茗、焚香、绘画、鉴赏等百家艺术之所长,是对雅致生活的极致追求。或是春山新翠时清茶几盏,或是溽暑炎炎时瓜果若干,或是帘卷西风时沉香一炉,或是天寒岁暮时红梅数枝,四季清供常换常新,足以纾解案牍劳形,抚慰心绪愁闷。细赏清供,便能与古人饱含诗意的心境产生共鸣,领略妙趣横生的别样天地。

## 藏在诗词中的童趣

文/王婉若

童年是一个神秘的宝盒,装着五彩缤纷的故事;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,描绘着多姿多彩的世界;它还是一首美妙的歌曲,谱写着梦想,洋溢着快乐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,描写童趣的作品俯拾皆是,每每读来,总让人忍俊不禁又兴味悠然,别有一番情趣。

宋代诗人范成大在田园组诗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写道:“雨后山家起较迟,天窗晓色半熈微。老翁欲枕听莺啖,童子开门放燕飞。”大雨刚过,辛勤的农民趁雨后不能耕作之时休息,老者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晚些起床,可是生性好动的孩童一旦醒来,就再也睡不着,起身开门,让栖息梁上啾啾作语的燕子早些飞向雨过天晴的蓝天。诗人把儿童向往明媚春光的欢跃情态写得活灵活现。

相反,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《池上》一诗,却描写了孩童的另一面:“小娃撑小艇,偷采白莲回。不解藏踪迹,浮萍一道开。”活泼可爱、天真无邪的孩子,他们撑着一只小船,去偷采人家的白莲花。回来的时候,他们不知隐藏自己的踪迹,划动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荡开,船后却留下了一道清清楚楚的水路,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。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将“偷莲”小孩的憨态描绘得惟妙惟肖。同样是写偷瓜摸枣的事,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词中,只寥寥几字,便将小儿的童真跃然纸上:“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大儿和二儿,都在忙活着,最令人舒展眉颜喜欢不已的,是可爱至极的小儿子,他正横卧在溪头草丛,剥着刚刚采下的莲蓬。读罢这句,不由你不将一个顽皮淘气的孩童模样,深刻地留在脑海中。

其实,在古诗词中,描写童趣最多的是放风筝、捕知了、钓鱼、捉蝶等场景,这些熟悉的场景让人们倍感亲切,也表现出千百年来永远不变的纯朴童心。清朝诗人高鼎的《村居》: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描绘了

一群在和煦的春风里放风筝的儿童,清代诗人袁枚的《所见》: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震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”,写的是捕知了,采用一静一动的描写手法,把一个活泼可爱、天真烂漫的儿童刻画得传神而有趣。唐代诗人胡令能的《小儿垂钓》: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儿钓鱼时的情景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宿新市徐公店》: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荫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写的是捉蝶,诗人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春末夏初的画面,接着从画面里跃出一个“急走追黄蝶”的儿童。那黄蝶被追急了,一下子隐没在菜花里。虽然诗至此处戛然而止,但我们不难想见,那飞奔的儿童怎样一下子站住,又在菜花地里东张西望的神态。

在所有描写童趣的古诗词中,我最喜欢李白的《长干行》: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,同居长千里,两小无嫌猜。”吕岩的《牧童》:“草铺横野六七里,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,不脱蓑衣卧月明。”前者表现的是幼年男女一起嬉戏的场景,让读者仿佛一下子回到自己小时候的游戏情景,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的成语“青梅竹马”、“两小无猜”皆出自此诗。后者诗人用一个“铺”字把草的茂盛和草原给人的平缓舒服的感觉表现了出来,用一个“弄”字把风中笛声的时断时续、悠扬飘逸和牧童吹笛嬉戏的意味,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出来。更为绝妙的是“归来饱饭黄昏后,不脱蓑衣卧月明”两句,把牧童以地为床,以天为帐,饥来即食,困来即眠,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、淋漓尽致。

这些诗词,语言浅白如话,读来朗朗上口,字里行间都洋溢浓郁的生活情趣。读着这些诗词,不禁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一片天真烂漫的回忆,《童年》这首歌的旋律也在不经意间萦绕于耳际。

本版投稿邮箱:xsbqny123@qq.com



北宋《大驾卤簿图书》局部



明朝《出警入蹕图》

文/闵卓

在现代社会,各类国家庆典总能以其严密的秩序和浓厚的仪式感吸引无数“吃瓜”群众的目光。其实回望历史,古代皇室仪仗在这方面表现不遑多让。

古代皇室的核心是皇帝,而皇帝仪仗分为出行和殿庭仪仗。皇帝出行一般要依据“卤簿”,即古代帝王的出行“说明书”,上面详细写明了随从数、乐队规模等仪仗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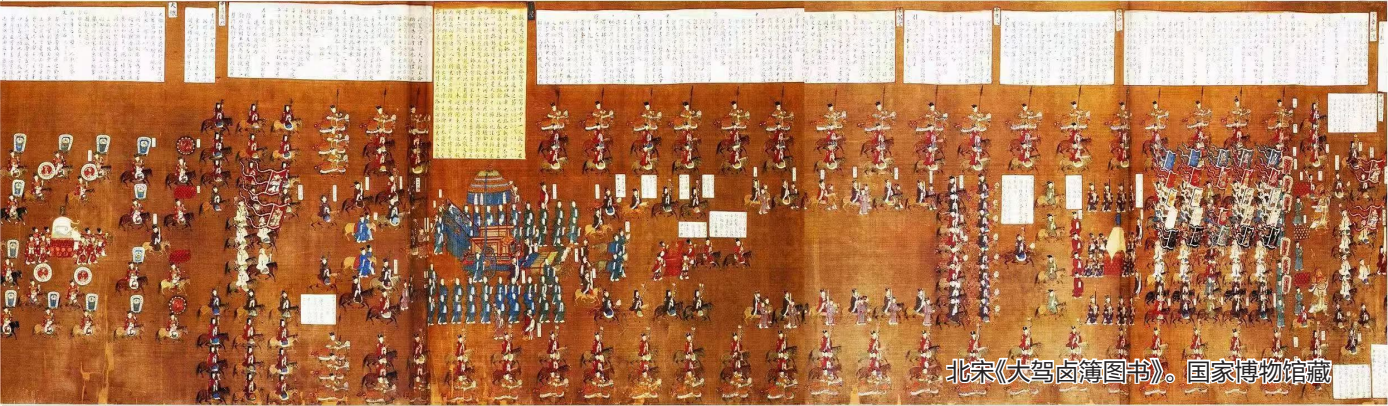
汉代以后,帝王出行按规模可分为三等,分别是大驾、法驾、小驾。大驾,通常用于重要的国家典礼和盛大的庆典,这种出行规模庞大,车驾众多,象征着帝王的尊严和国家的权威;其次是法驾,用于一般的国家事务活动,规模适中,比大驾略小,但仍然庄重肃穆;最后是小驾,常用于奏谢等事宜,往往只带少量随从护卫和车驾。

不过,不管是哪种出行规模,秩序和仪式感都是少不了的。南朝宋范曄编撰的《后汉书》记载“大驾卤簿”:“公卿奉引,太仆御,大将军参乘。属车八十一乘,备千乘万骑。西都行祠天郊,甘泉备之。”

至于殿庭仪仗,从先秦时期初步形成,一直到宋代才较为完善。殿庭仪仗可根据规模分为黄麾大仗、黄麾半仗、黄麾角仗、黄麾细仗四级,因仪首放置刻有“黄麾”字样的绛引幡而得名。《宋史》记载:“凡正旦、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,大庆、册、受贺、受朝,则设大仗。”黄麾大仗专用于正旦等重要节日及特殊日期,一般单使用仪卫便有五千余人。黄麾半仗是每月初一皇帝临朝时的仪仗,黄麾角仗则为接见外国使臣、为皇太后庆寿使用的仪仗,这两者与前者相比,规模大体上依次减半。最后的黄麾细仗适用范围较为日常,封赏皇室成员或者官员等场景皆可用。

古代皇家仪仗队的人员极为丰富。宋代有“环卫”、左右金吾杖、六军仪仗、禁军、乐工等人员。《宋史》记载一场皇家仪仗:“大率以太仆寺主车辂,殿中省主舆辇、伞扇、御马,金吾主轟、櫜、十六骑、引驾细仗、牙门,六军主枪仗,尚书兵部主六引诸队、大角、五牛旗,门下省主宝案,司天台主钟漏,太常主鼓吹,朝服法物库出旗器、名物、衣冠、櫜盖,军器库出般、弩、矢,内弓箭库出戎装、杂仗。”在这场礼仪活动中,太仆寺、殿中省、尚书兵部、司天台等十一个部门协同合作,才基本达成仪仗所需,有时若活动有特别的需求,还得额外调遣皇城司亲从和民间乐工加入仪仗队,以确保礼仪活动的庄严与隆重,展现出朝廷的威严。

元、明两代皇家仪卫制度大体承袭宋制,并日趋完善。清初皇家仪仗沿用明制,至乾隆、嘉庆帝时期发展至顶峰,那个时期的皇家仪仗管理制度十分严格,凡是仪仗保管、使用、修缮不当的人员一律要处以数量不等的杖刑,严重者甚至要流放。但清朝后期因国库空虚,仪仗制度虽在,但仪仗器具的材料却大幅缩水,例如使用铜代替金、银制器具等情况十分常见。



北宋《大驾卤簿图书》。国家博物馆藏

漫谈古代皇室仪仗